



目 录

历史人物

-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|
| 任 安 | 傅平壤 | (1) |
| 能 海 | 文史组 | (3) |
| 傅春吾 | 文史组 | (5) |
| 王家媛 | 文史组 | (8) |
| 马君弼 | 文史组 | (10) |
| 周海泉 | 文史组 | (12) |

土特产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
| 解放前绵竹手工造纸业的盛衰 | 封锡之 | 封体仁 (16) |
| 绵竹的酒 | 张昌文 | (37) |

名胜古迹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
| 诸葛祠纪游 | 杨梦生 | 张昌文 (41) |
| 柏林祠墓考略 | 封锡之 | (44) |
| 杨先生祠 | 黄德明 | (48) |
| 北门花桥与杨四老爷 | 杨梦生 | (52) |
| 朱李火堰分水大事讼 | 文史组 | (55) |
| 绵竹清末时期的科举情况 | 章 瑛 | (58) |

名小吃

梁醪糟

——绵竹名小吃之一……蓝文波 (67)

任 安

傅平康

任安（生于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一二四年，卒于汉献帝建安七年公元二〇二年），字定祖，广汉绵竹（汉代绵竹县属于广汉郡）人。年轻时，从著名学者广汉郡新都人杨厚（见《后汉书·列传》）学内学（五经谶纬之学），他学得很好。为了深造，他离开家乡，到京师洛阳上太学求学，向五经博士学《孟氏易》（西汉孟喜所传的易学）及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各经，均能索隐探微，穷究其理。由于他的学习好，在太学中声望高，很快就得到社会上的承认，当时的人编了两首歌谣体的诗来称赞他。一首是：

“欲知仲桓问任安”。仲桓乃杨厚的字，这是称赞任安了解他的老师，把老师的学问全都学到手，因此说：“欲知仲桓问任安”。另一首是：“居今行古任定祖”，这是称赞他的操行，说他虽是今人却具有古人的高节。从任安一生治学为人两方面看，这些称赞，不算过分。太学结业后，他返回故乡，曾应本郡太守的邀请去作郡功曹（太守的佐吏），应本州（益州）刺史的徵召，去作州的治中（州刺史的佐吏，主管文书案卷），但不久便弃官回乡，隐居教授生徒。弟子自远方来学，培育出的英才不少，如蜀郡成都人杜琼，梓潼涪人杜微，蜀郡郪人何宗（俱见《三国志·蜀志》本传）等，这些蜀汉时的名士，都是任安门下的学生。当时绵竹人董扶，也是杨厚门下的高材生，学成后，同样回乡聚徒讲学。因为任安的道德文章与董扶不相上下，所以时人以任董并

称。其后，益州举任安充孝廉茂才（汉代选举官吏科目名）之选，东汉王朝的太尉也再次徵召任安去作官，东汉王朝任命他为博士，派遣公车接他去，他都以身患疾病不能出任为理由，一概谢绝了。汉灵帝刘宏时，刘焉为益州牧，蜀中名士绵竹人秦宓上书，请刘焉推荐任安，书中说：“今处士任安，仁义直道，流名四远，如今见察（被推荐），则一州斯服（益州人心才服）。（秦书见《蜀志·秦宓传》）。后来刘焉向汉灵帝表荐任安，说：“安味精道度（道法），厉节高哲，揆其器量，国之元宝。宜处弼疑（《尚书·大传》：‘古者天子必有四邻，前曰疑，后曰丞，左曰辅，右曰弼’）之辅，以消非常之咎”。（见《益部耆旧传》）是时天下已乱，汉朝徵召之命竟不至。任安一生讲学，年七十九，卒于家，门人仰慕其德，为他立碑作纪念。任安去世后二十多年，有一次丞相诸葛亮问秦宓，任安的长处是什么？回答是“记人之善，忘人之过”。可见任安的盛德，虽身后犹为人们所怀念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、《蜀志·秦宓传》、裴注引《益部耆旧传》均有传。



能 海

文史组

能海，俗姓龚名辑熙，四川绵竹人。皈依佛教前，曾就学云南讲武堂，结业后，留堂任教练。旋回川即任某军营长，并加入同盟会。后来深感军阀内战，杀戮无辜，内疚不安，遂有出世之想。在率部驻防罗江时，竟摒弃升级，脱离军旅生活以及家庭羁绊，毅然出家，于重庆“花岩寺”涪圆法师处，披剃皈依，受俱足戒。后转入新都宝光寺，住堂修持，深研佛教经论义理，均有所悟。于是在成都少城公园，募地一弓，创设“佛经流通处”，交流佛学经论。之后，为了进一步深入钻研佛教经义，发菩提苦行之愿，隻身赴西藏参法，奉密宗教正宗喀巴大师的弟子降样清丕喇嘛为师，领戒修法，并参加西藏举办的具有世界性的佛教“大辩论场”（场即会之意），在座的有大勇、大智、慈亲、如初、能海等，当汇定能海为“水头师”（专担用水），三年期满，降样喇嘛鉴于能海在行持中，无憎恨念，即将珍贵藏经法典三十余箱，交付能海。能海历尽艰险，驮运回川，使这些宝贵的宗教文献，得以完整保存，给研究宗教、哲学、文化和历史方面，提供了可贵资料。能海自印度返回四川成都后，没有适当的清静住所，供他校正汉、藏经文，译注佛经教义，颇为踌躇。未几，得到成都文殊院法光和尚的音讯，愿提供石羊场、“净慈寺”为他住锡之所。至此，能海除照常整理、校注经书外，并于净慈寺阐扬密宗，敷座说法，传授“五字真言”及“大威德金刚大法”（即文殊法王大法），且常有西藏喇嘛来净慈寺参学经法（因降样清丕喇嘛圆寂前告佛众曰：“我

死之后藏密大法、衣钵，即付之能海继传），能海皆尽力传授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当局邀请他作国民政府参政员，他毅然拒绝。后来蒋介石支使卫立民等组织所谓“陪都宗教联谊会”，明确示意：以孔祥熙担任“孔教”理事，以白崇禧担任“回教”理事，以于斌担任“天主教”理事，以何明华（香港）担任“基督教”理事，以太虚担任“佛教”理事，能海为顾问。当时还专请人来绵竹西山云雾寺徵求能海意见，他直率谢绝。又如抗日战争时期，能海应黄复生、戴季陶、韩大载、朱之洪等居士之邀请，在重庆临江路“沧白先生纪念堂”讲经时，蒋介石派戴邀其到汪山别墅吃素斋，能海设法婉辞谢绝。

能海操持高尚，交接以礼，坚守戒律，不趋炎附势，不歌功颂德。颇为佛众所崇敬。一九三五年同文殊院退院方丈法光，回到绵竹祥符寺，能海任法师，法光任寺主。一九三八年曾在什邡罗汉寺及绵竹祥符寺，举办伏魔金刚法会，均为一时之盛况。据闻以往在成都，亦作此类法会，影响深广。

一九四九年，四川面临解放，能海发其爱国之心，曾力劝四川军政大员弃暗投明，息兵凶而保人民。其间特别致意邓（锡侯）、潘（文华）、刘（文辉）等，认清形势，迎接解放，并致书达赖喇嘛（西藏）述其初志。

解放后曾随解放军入藏工作，历任全国政协委员，并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。能海在北京曾协助巨赞和尚，促进全国佛教事宜；在成都曾协助定光和尚、宽林法师推进佛教工作，经常住五台山译经，一如既往。

能海在我国僧人中颇著名，是一个辩才无碍，精通汉藏文理的高僧，对交流中印及西藏佛教文化，和平解放西藏等事，都有一定的贡献，解放后曾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出国参加世界和平会议。一九七〇年圆寂于五台山。

傅 春 吾

文史组

傅春吾，字畅和，绵竹城关人，清末秀才。其家数代以刻印书籍为业，在县城东街开“奎光堂”书铺，尚有名气。春吾入学后，第一批被选送日本学习师范教育，激于爱国热忱，遂于东京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之同盟会，不久被派回川宣传和倡导革命。清光绪末，废止科举，绵竹开办第一师范学堂，吾春主持校务。当时在校学生乔毅夫、龚辑熙（即后来的能海法师）、马第良（君弼）、王干青、彭允三、蔺简斋、何爱堂、肖季霖等与之过从甚密，得以聆听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等革命道理，因而深受其熏陶。其后乔、龚、马、蔺等都投笔从戎，且于军旅中谙悉国家大事。乔、龚、蔺、彭、王五人毅然参加同盟会，实得力于春吾之言传身教。以绵竹而言，春吾乃参加同盟会之第一人。

民国十二年后，春吾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及岳池县知事，其间在上海任教时间较长。民国中期担任四川龙绵师范（校址在江油）校长。春吾为人正直，不惧权势。如当时江油驻军与该校学生发生冲突，打伤学生二人，春吾立师到县署据理质问，要求惩凶道歉，保证以后不再滋事，而对学生亦提出严格要求，导以品德教育，双方始得息事相安。

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年）冬，中共决定派张曙时来川开展地下斗争工作，春吾时寓居上海，与张素有交谊，相道乘船一道入川。到万县后，得知云阳暴动失败，即又乘船到重庆。当时蒋介石已派军（周浑元、孙元良，上官云相三个

师)进川，清共风声，日趋紧急，张借春吾社会关系宽广，易获情报，因而得悉前线军心浮动，对红军抗日主张表示赞同等事势。由于蒋、刘斗争日激，蒋介石明则委刘湘到成都就任四川省主席兼川康绥靖督办，暗则步步进逼，意欲囊括四川，诱刘俯首听命。春吾从张(澜)、卢(子鹤)口中得悉刘不愿迁驻成都，心甚苦闷。因而张曙时乘机请春吾面见刘陈说利害，傅推说早年虽与刘有交谊，但不欲走访面谈。乃同意用自己名义致刘一长函，由张曙时代笔，着重说明日本要灭亡中国，国际形势将有许多转变，中国抗日战争一定要起来，四川在抗日战争中居重要地位，希望刘准备做抗日民族英雄，团结抗日力量，反对不抗日者，而在军事、政治、财政、外交、民众等办法上有所准备，并说明蒋介石一贯消灭异己，其对杂牌军之阴谋手段至为险恶，省府迁蓉有利无害，等等，春吾对此信极表满意。刘接信后，即派甘绩镛为代表与春吾面谈，深致感佩之意。以后，省府遂迁成都，刘计划统一四川，取消分区制，进行一系列整饬。张因病滞留两三月，始到成都，春吾以生活关系及清高自好，不肯同行。自此，张即为延安派驻成都做统战工作之负责人。

春吾早年参加辛亥革命，中岁赞助统战事业，有爱国心，富正义感。但因家无恒产，吸鸦片成癖，锐气已消，渐入颓唐，且不矜细行，恣意挥霍，如在建昌地区园林关任监督时私贩烟毒，被全部没收。又治家无术，妻妾时娶时弃，以是招致时人物议。晚岁赋闲成都，宦囊早空，生活萧条，度日艰难，衣食亦凭故旧张罗维持。其后因门人王干青之故，乃得进入成都慈惠堂养老院。

春吾晚年虽穷困不振，但秉性刚直，傲视权贵，仍未稍改。如民国三十六年(1947年)，成都地区进行伪国大选举

时，春吾在选票上题诗一首云：“春吾革命四十年，世乱如斯置等闲。蒋家天下陈家党，愿花常好月常圆”。唱票时全场为之哗然。

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年），卒于养老院，王干青料理其后事。春吾有子女各一，子名书恭，女名书敏，均在外。



王家媛

文史组

王家媛，绵竹县人，在家作女时，从她父亲王贡生润亭读书很久，博闻强记，敏慧过人。十九岁嫁张子山为继室，二十四岁的时候，丈夫死了，所学五经史汉诸书，晚年教学生时犹能精讲熟背，善弹七弦琴。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子，丈夫死的时候，女三岁儿一岁，奉姑养子，勤理家事。后子女先后成人，女毕业于成都女子师范学堂，儿子在清末中了秀才。

一九〇二年（光绪二十八年）同儿子犹龙（张骏）到日本留学，儿子读早稻田大学法科，她学习医术。在日本留学时，曾受革命思潮的影响，学成返国回县，在节孝祠设立“卫脚会”，这是本县有组织地宣传放脚的开始。为扩大影响，开通风气，又出资创办女学一所，首先发动邻舍女子入学。自任校长，她女儿任教员，组织学生开展放脚运动。当时守旧派都以为妄诞。初开学时，学生不过二十余人，嗣后人数增多，加聘教员，学校亦由节孝祠迁入旧“考棚”内。为我县女学的开始。

一九一四年（民国三年）组织张氏同宗会，开办十全义举，又承头募集粮食，在每年年终发放，甚至送粮上门。一九一六年（民国五年）捐上会金六百元建立医院，设置病床二百多张，不特方便本县病人就医，邻近各县的病人闻名来县求诊的也很不少。嗣后，又与上海红十字会联系，设立“绵竹红十字分会”，将医院改称为“绵竹红十字医

院”。一九三六年（民国二十五年）始更名为“绵竹地方医院”。

家媛生长于旧社会，与众多的寡居妇女一样，同为旧礼教下之牺牲者。但她雄心不死，留学异国，回县后，力排众议，掀起放脚运动，倡办女学，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。直到年满六十岁死的时候，她坚持不懈，始终如一，实在是封建社会里本县妇女界的特出人物。



马君弼

文史馆

马嗣良，字君弼，绵竹县兴隆乡人。其父显宗，粗田务农，兼教私塾。弟兄三人，君弼行二，性笃实，尚俭朴，然临事固执，不达时俗。清光绪末，与乔毅夫、龚锦熙、王干青等肄业于绵竹第一师范学堂。1904年，当地天灾歉收，外出投军，辗转富顺等地，任绿营排长职，不久即倒戈参加辛亥革命。在陆军弁目及速成军官学校毕业后，又考入北京陆军大学（第四期），1918年毕业。君弼先后在熊克武、杨森、刘湘等军队中担任参谋、师长、参谋长等职。是时川中军阀割据争雄，百姓深受痛苦，明知非是，仍依违其间。在任巫山县县长时，曾奉命阻击红军过境，颇为时人所诟病。

1935年蒋介石入川，君弼受命为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副主任，阅世渐广，蒿目时艰，乃于1937年为黄炎培散发《留告四川同胞书》，赞同抗日主张，并在黄埔军校第十四期同学录上题词：“但为民族求生存，勿为个人争权”。在此期间，曾写《国防我见》一文，在重庆济川公报发表，时人以为尚有见地。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，任川军三十集团军参谋长及七十二军副军长，转战于江西省武宁，修水一带，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。回川后，任国民党万忠师管区司令，不久蒋介石排斥异己，藉故令其除役还乡。

1947年，与同学王干青过从密切，出任成都火柴厂代主任，君弼因与刘湘系统有旧，藉以掩护王等之革命活动。

君弼于戎马生涯中，不忘耕读二字，由其倡议支持，在

家乡兴修响黄泉，并曾自江西寄回晚稻种子，于农事有所裨益；鉴于农村儿童就学艰难，特在本乡创办培基小学一所，有利于普及初等教育。

君弼素性俭约，衣著朴实，不减农家风范，款待宾朋，不办肉食，只喝酒，嗑瓜子，谓之曰吃瓜酒。身居高位，虽乡里亲戚常有所夤缘，然多不应允，淡饭粗茶相待，使不得门道而返。治家颇严，督促子女读书甚勤。自1935年赴欧考察归来，重视自然科学，自身亦勤勉学习。子女九人多数升入大专学校。

1949年，患脑溢血，以致半身不遂，言语不清，乃离职返里。1951年病逝于兴隆乡故居，时年六十四岁。



周海泉

文史组

周海泉，绵竹城关人，川剧演员净行名角，幼年时从名师袁笨（名不详）学戏，他身材魁伟，额宽，眼大有神，嗓音宏亮、厚润。由于名师的真传、苦教，自己的勤学深研，虚心参学，对于剧情有彻底的了解，对于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，有深刻的体会，读字吐音，行腔归韵，有精深的研究，所以开始登台演净，其唱念表情，靠架眉眼，即具有大面风度，高人一等，一经登台，遂博得观众好评、赞赏，但他决不以此骄满、稍涉偷情应付，于搭“十合班”时，又常向名净李少南请益，在县演剧时，屡得李寿臣、何仲笙、马渊如等名票对他艺术上的帮助，在演唱中，每有缺点，李等必真诚的指出，并向其建议，应如何而始能如法入情，他虚心接受，采纳参考。他演技的成就，李等对他的帮助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他搭过十合班、全泰班、金华班、聚瑞班、亦乐班、六律班、海泉剧部、三庆会、新又新、三益公等班。

他博采他人之长，花脸戏宗袁笨；粉脸戏宗李少南；画脸以名净王建庭的脸谱为主，而综合袁李之长，遂臻绝妙；他的身段靠架，以袁为基础，而取李的特长，所以洒脱利落，干净稳当。

他演一出戏都是聚精会神，唱做认真，细节小处也一丝不苟，兼以经常不断地体会揣摹，请益改正，到了中年 唱

工字正腔圆，一般净行认为难唱的“锁南枝”，他能唱得调正腔稳、轻松动听。他念白吐字清楚，起落交代非常明白，尤可贵的能于唱念中表达剧情，如：饰“双代箭”的李密，一般净行唱“望不见忠肝义胆的王伯党”一句，完全是行腔，他则前段用唱，“王伯党”三字则以叫代唱，叫的时候，举头四望，满台寻找，把当时李密着急失措的心情，充分的刻画出来了。完全用唱比较起来，优劣真有天壤之别。他的念白与身段眉眼，不特结合得非常稳妥，且能把剧中人的思想活动，显著地反映出来，如饰“投庄杀奢”的曹操，杀了吕伯奢以后，在途中向陈公台说：“我这时眼是杀花了的，手是杀顺了的，我到认得你陈公台，只怕是它，认不得你！”念到“它”字，把剑一挥，接着念“认不得你”四字，念到“你”字，手握宝剑，直伸向陈，眼神杀气腾腾，平视台下，剑则连续抖动着，这样念法、做法，把曹操当时要成大事，难顾细节的气魄心情，表现得十分明白（有些净行演到此处，眼睛对着陈公台，把剑在陈脸上幌来幌去，张牙舞爪，把曹操的英雄气魄竟演成盗贼无赖的逞凶丑态）。

他脚下的工夫，稳当深厚，（为一般净行所不及）如饰“奔月宫”的后羿，脚下穿的是硬底靴，在过流沙河的时候，下水以前，用奎星点斗的身段，独脚在台上走，下水以后，用“骑马式”身段，手挥马鞭，由台右横到台左，边走边唱二流“跨龙驹游海水……”一段，唱到量末“大丈夫知进知退”这一句，恰好走到适当的地方。这种工夫，一般川剧名票、同业、净行，甚至全川驰名的成都的“三庆会”名净贾培之，全国有名的京剧架子花脸刘奎官，都称道不置，赞为难能。他脚下工夫有这样的成就，完全是由于苦练而得的。

在练功夫时，把柴块在院坝里摆成一条直线，穿着硬底靴子在上面立着走，走稳了又下骑马式走，把直线走得有把摆了，又把柴块摆成曲线形（不规则的），人在上面立着、蹲着走、直走、横走，在不平而动摇的柴块上都能行走随意了，身脚稳当，在台上自然十分把握，精采可贵。

他开脸迅速，脸式新颖，颜色鲜润，每唱花脸戏，都是以很短时间把脸开好，即刻出场，彩色水质在皮肤上，不致干燥，故呈润泽富厚之趣，美丽好看，外行尝评他为“摆架子”，不早上装，不知这正是开脸绝窍之一，一般江湖庸净，技术不高，把握不够，何敢像他这样来处理开脸呢？他上眼皮所用的佛金，于出场时在台帘侧边，用手指粘贴，既快且准，贴好就上场，这样做法，佛金不致为风吹走或吹来溢不成张，数十年来，同班净行，常窥学他这个技术，但少有学会的，这都是由于平时的钻研、苦练，到了技术纯熟，故能指挥如意，精巧入妙。

他生活整洁，无旧社会里一般的班子的恶习，言语谨慎，态度严肃，行坐端正，不稍轻浮，腰部无时不是挺直，他在台上身段架子的利落稳当，与他平时的严格操持，是有着分不开的关系的。

同班的人，凡有经济上的困难，向他请求帮助时，总是尽力相助，毫不吝啬，对同班的人，不论当家杂角，都是和蔼可亲，有问有答，就是班内孩子些，也都很喜爱他，在内场休息时，他笑咪咪的端坐在椅子上，小孩们把他拥着、抱着、或骑在腿上，和他说笑玩耍，班上的人，称呼他为周菩萨。

他为人有骨气，又最爱惜羽毛，不滥不苟，对封建社会的恶势力，能抗不低头。民国二十年，绵竹孝泉“双溪曲部”

成立之日，请他开笔，因班主对他不礼貌，他不畏强暴，抗不前往；民国二十八年拱星开场演戏，邓显廷（当过统领，是拱星一带恶势力的头子）叫他马上去助演，他毫不屈服，抗不遵期。

他在五十岁以后，为病所缠，两颊凹下，开脸不好看，为了保持他平生的佳誉，遂不再登台演剧，凑了少数资本，在什邡县李家碾经营小贾，以终其身。



〔注〕“锁南枝”——川剧高腔曲牌名。